

館址 開北虬江路馨德坊二十五號

發起人  
張貽呆 喬鳳洲 吳善元 顧鳳池  
戴其伯 嚴楚文 陳松鶴 張模文  
同啓

事務處  
設在小東門南首敦厚里四十五號

栗六生啓

花報第一期起至第四十一期因四十二期起已改爲橫式學餘旬刊第一期起至第九期止共五十份該二刊物均由童君世昌主編內容均極購富茲特彙訂成冊惟爲數有限欲豐從速實價一元預約八折郵花通用該彙刊二星期內可裝訂就緒愛閱文藝者尙祈從速蓋以爲數有限至易售罄也預約處繁華世界報館

門診 上午九時起  
門診 三時後  
診例 六元六角  
出診 二元六角  
注射  
梅毒 初二期 五元  
毒三 期 七元  
過時不候  
拔診加倍  
許慧庵訂  
地址 八仙橋坎山路  
永清里一號

經售各種唱片



樂社緊要啓事

啓者本社准今日在南翔古漪園開成立大會。諸社員務須於今晨八時半(最遲八時三刻)至北站售票房休憩處齊集。有手執樂社標誌者。即本社招待員。請與接洽可也。是日尚須拍照。及討論一切進行辦法。諸社員尚希准時蒞止。萬勿缺席。是所至禱。

糊裏糊塗

(栗六生)

拆白黨巧遇糊塗黨

拆白也會糊裏糊塗

也算拆白的循環報

結果一命嗚呼哀哉

其實這兩位女郎。也是翻臉的黨員。專門撈人家巴的許某。也竟會百密一疏。輕輕的給她們瞞過。這也許是他的報應呢。從此以後。這三位女郎。便照舊武氏則天和薛儀張昌宗張易之一回故事。所不同的。不過換了陰陽吧了。試想一個人的精力能有多少。怎經的也這三位女郎翻臉的戲。所以不請到一個月已經瘦的像柴一般了。又不多幾時。竟已不能起床。到了後來。自然給閻王伯伯請了去。那幾天味良撈下來的三萬元。不用說。自然是給女翻臉黨去派用場了。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信然信然。(完)

騙術

(水壽梅)

表妹金女士。日昨來自鄉間。爲余述騙事一則。特錄之。以實糊裏糊塗。

未卜先知

(糊塗先生)

某甲。有一夜。正在同他的底板行房。嫌底板的老鬼三太。要他把兩卵也塞進去。不料塞進左面一只。右面一只就滑出來。塞進右面一只。左面一只也滑了出來。他正在把兩只一淘塞進去的時。這辰光齊巧有兩個偷兒。掘了洞扒進來。只見見床上有人說話。一個說兩個都進來沒有。一個答道。兩個都進來了。兩賊一聽。嚇得汗毛直豎。連忙急急地逃了出去。到了明天。那兩個偷兒心裏想這人家難道是神仙不成。就扮了賣杏子的去探聽。這時某甲的夫婦正在門前。那兩個偷兒剛走到他們的門前。某甲就拿了一兩只杏子。便取笑着道。這兩個像昨夜兩個像不像。兩個偷兒一聽這話。便不等那婦人的回答。連忙把杏子籃放了。急急地拚命的逃。後來一看後面沒有人追上來。始喘氣着道。好險！好險！

糊塗報告

五卅上海城隍老爺。帶了五百陰兵。到租界暗訪。因恐怕草草再要發生如前年五卅之暴動云。浙江路某義塚。因爲今年五卅紀念又到了。乃聚集了許多同志。在當夜高築醮台。以祭天。氣近來已漸漸地熱了。各馬路弄口的冰淇淋攤。已聚集各攤老板。於朝天馬路一步樓開緊急會議。開擬發起成立上海馬路冰淇淋業公會云。海上某小報社。以稿件缺少。將欲停刊。幸有文昌祖師等設法維持。故仍得繼續出版。聞北走頭無路將開一井薦頭店。專薦馬路上

糊裏糊塗的生了一個兒子

(病客)

茶餘飯後。獨坐無聊。每以小報作無上之消遣品。其中作品趣趣橫生。美不勝收。不禁令人拍案叫絕。歡喜見獵心喜。不顧文字之惡劣。效東施之效顰。倘編輯先生荷以爲可登。以充篇幅。則感德無涯矣。有若生者。數載落後之少年也。

濫竽。繼之以黑籍。又納張裁縫女爲妾。由是夫婦之間。經常反目焉。歡客適居彼之左鄰。朝夕往返。直以彼之公館作我之俱樂部。該妻固淫蕩者。以酒色過度之黑籍中人。豈能滿其慾望。此飛來之天鵝肉。豈爲歡客所獲得。伊妻亦非九貞三烈之女。加以耳聞目擊。多獲荒唐放誕之事。乃甘心附驥。得隨驥尾。人之常情。歡客乘此良機。一箭雙鵰

瘟三乞丐等等。以恐海上與神富戶金錢太多。無處施濟云。(以上一土生)昨日余經四馬路某弄時。見牆上有一祇准大便。不准小便之廣告一則。有一老僧。身衣西裝。今午立於某馬路口。

荒唐先生受辱記

(佩李)

溫西嶺崎嶇境。有月口口公學。校內有一位姓仲的先生。年紀只有念多歲樣子。他是專門教唱歌的。可是每逢着上女學生課的時候。(該校內分有男女兩班)總是換了幾套很漂亮簇新的行頭。頭上兩根子丑寅。真是看得連蒼蠅立上去都要滑下來。臉上外加塗了不少雪花膏。真是活像一個小拆白。本來他那種行為。雖然是教唱歌。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讀者明白。也毋庸在下多囉嗦了。再說這時女學生班裏初小四年級。有一個女學生。她芳名叫做張口口。芳齡大約二九的模樣。講到她的第一番。真可稱一聲大英貴。那位仲先生。他是個色中餓鬼。自從見了這位張女士。就一心要想轉伊的念頭。然而一面到底底是學生。不比在外面可以隨便便七搭八的。只能見機而行。事有湊巧。有一天是禮拜日。那位仲先生。因爲學堂裏不課。到了下午。就獨自一個跑到新公司去遊逛。剛巧走到文明戲場裏。忽然看見他心愛的女弟子。也在那裏。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那位張女士瞥見仲先生。也就站了起來。行了個師生之禮。當時仲先生就坐在旁邊一只空位上。和地有講有講講講。那天這位張女士。本是和一個胞兄一淘來的。後來他哥哥因爲要到別處去看兩個朋友。所以叫她坐在文明戲場裏等着。歇仔一歇。他哥哥同了幾位朋友來。忽然看見他妹子旁邊。坐着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刺刺不休正在同他已的妹子說話。爲是那吊他妹子的膀子。他本來便是外頭跑七格人。這時候同了幾位朋友。走上不去三三三三。先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可憐這位仲先生。正在講得起勁的時候。忽然被人拉出來打得個七死八活。真是連自己還莫名其妙。都是大事式氣。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況且自己做賊心虛。只好溜之大吉。哈哈。仲先生呀。我勸你下次快點。再轉轉糊塗心思。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不然。你苦頭要吃得兜兜轉轉。大講其迷信之害。明日將舉行萬國運動會於黃浦江上。預料屆時定有一番盛況。熱心體育者。萬望早往。免抱無坐位之憾。聞門票每張售洋五元。今晚某處失慎。延燒至六時之久。燒後調查。毫無損失。(以上壽水)

可是天無作怪。巫山一會。竟珠胎暗結矣。所懼者因雲生寵妾之故。夫婦間異床異夢。已數月之遙。倘日後大腹便便。豈不令彼大起疑團耶。乃相與設計。灌之以酒。納之房中。俾效七夕之會。事成後相與大笑。待至十月滿足。竟舉一雄。以後事情。似無關本題。恕不贅述。此一段糊裏糊塗生子的供狀。就草草完篇吧。

本報

定閱本報全年二元謹贈有價值之文藝刊全份(計九期)並贈優美小說一

本報爲普及起見各埠代派均極歡迎訂例於後(一)凡代派本報者每期至少包銷十份

本報招請外埠分銷章程



辦法

文藝刊一束郵資不加惟祇以一月爲限逾期取消贈品決不通融

(一)如願代換者須請先惠  
(二)郵票代換作九五算惟以半分一分四分爲限餘者不收  
(三)如所付之報費將盡須惠下俾不致開斷

白臉自述

(八)

(道進生)

那可惡的「專制婚姻」，「買賣式的婚姻」。現在待我來說一個明白罷。可憐的白。在七歲那年最親愛的慈母。已棄了我到極樂世界裏去了。於是我的父親。不到一年。糊裏糊塗的外而結識了一個陰性。(俗呼娼婦)啊。要好的要得來。尋勿出第二個了。後來不知爲什麼緣故。將他的女兒。許配了我。我因迫於父命。不敢違抗。(這就是「專制婚姻」)。「買賣式的婚姻」)。意欲不承認。心裏不敢。於是只好含糊的答應着。要慢慢的想個法兒。解除了這個婚約。豈料日子一日近一日。要尋一個機會。比登天還難。這句閒話。並非敢白瞎說。過來人大概一機都知道的。所以一日。圖到了一目。直到結婚。我結婚的前幾日。還在杭州白相。當時就接到了城隍廟的電報。說什麼婚期近了。我不得已拋棄了杭州許多多的勝景。回到上海來糊裏糊塗的結婚。現在算算已經七天了。人家話起來「洞房花燭夜」。何等風光。何等有趣。何等快活。然而白心裡恰巧成一個反比例。爲什麼如此呢。咳。爲來爲去。這頭親事。是專制。買賣式的呀。(未完)

我的經濟

(羅雅芳述)

講到我們現今的女界。着出來的衣服。大都爭奇鬥豔。日新月異。無論綾羅綢緞。呢絨。做出來都是什麼長馬夾呀。旗袍呀。大圓角呀。小圓角呀。但是今年所做的。到了明年。就大有變動。着出來交關勿時式了。我(雅芳女士)去年春季。因爲堂兄國堂君與瑯瑯女士結婚。叫我做女賓。我因爲情面難却。就做了身巴黎式的夾衫褲。在去年是時候。非常時髦。我因爲想到做時價錢很貴。不願常常穿着。直擺到今年春天。要拿出出來穿穿。那知有想到今年春天。要料之外。着出來腰身還好。但是出手和長短

荒唐新話

▲賭

- 一張台子拖開
- 二粒骰子一擲
- 三個朋友走攏
- 四個搭子湊齊
- 五十一百要翻反本
- 六(讀作落)但曉得越淘越深
- 七(讀作澈)底付付從速回頭
- 八(讀作走)你這錢
- 九(讀作糾)一小會
- 十(讀作實)在難抖

。都有幾欠短。我着了都說我好跳加官。我爲了想經濟些。費了許多心思。纔想出了一個法子。聰明的閱報諸君。你道是什麼法子呢。就是我到南京路華公司裏去買了幾尺黑色的排釐花邊。拉來裝在袖管口。及下襟。和褲腳管上。現今着出來。也很是時髦。看不出我的破綻。還有我的嫂嫂。也有一條裙子。也是因爲欠短。我就把這個經濟法子教了她。她很滿意。竟稱吾爲女界經濟博士呢。尚有數篇。吾姐姐因爲往大世界去游玩。不曾說出來。俟下期續告吧。這次並非我手酸之故。恐各界誤會。特此關照。目佳生註

新對聯

(規矩博士)

- 妙生妙 馬夫 老龍 新鮮檸檬
- 神中神 校役 小將 福建橄欖
- 浦左愚兒 癡蝶 白蘭地 麒麟
- 歇浦遊子 懶僧 陳皮梅 孤帆
- 蘇火腿 留聲機 梧桐 牛肉饅頭

近視眼實行新鮮的吃

- 油豆腐 油紙傘 茉莉 魚皮花生
- 風流才子 天涯浪子 外行大學生
- 荒唐書生 海角詩人 老牌教育家

鄰友近視眼。姓鄭。(他的名字恕不保守秘密)他這個人很是可笑。不論講什麼閒話。終歸上海人打話勿二勿三。他要末不開口。一開了口。無非是荒唐東西的開話。所以有時我們竟叫他荒唐生。並且他還有一種嗜好。就是喜歡看小書。所以他的雙眼。就變了近視眼了。以致不論看什麼東西。都要湊上眼睛去看的。閒話少說。現在就給諸君看看。有一天大約是星期日。近視眼叫散英雄伴他到先施公司去買草帽。散英雄剛巧亦閒着沒有什麼事情。所以就跟他一同跑去。不料還沒有跑到大通路口。忽然看見一個異性。慢慢的從前面跑來。近視眼像看見了有年輕美女。勸他對他笑。他一想機會來了。就走近前去對她細細的瞧了一瞧。那知她還沒有瞧清。只聽得劈拍兩聲。近視眼的臉上。登時現了俄國赤色了。後來經散英雄一打聽。原來她是某某白相人的阿媛呀。唉。近視眼先生你翻司沒有看得清楚。新鮮的吃到已經吃着了。恭喜。恭喜。(得意英雄)

糊裡糊塗的釘梢

(愛秋生)

在下生性老實。不喜作軌外舉動。荒唐的事情。雖然懂的一點。却是不會去做。要是真的去做。却也沒有這般膽量。現在竟唐化的化的小報。出版得很多。曾經荒唐過的朋友。將他們的荒唐經歷。一一公佈出來。甚是有理。在下看了心癢。也想綴上一篇。但是不會荒唐的。那裏來的資料。後來搜索枯腸。居然被我想起一則。說起來。自覺糊塗。現在糊裏糊塗問世。不妨寫出來。給大家瞧瞧吧。前年我家門口。常有兩個女子經過。一個年約十八九。一個較爲小一些。容貌很好。不過大的還要比小的鮮妍一點。她們從上午八點鐘起。下午五點鐘止。大約是在一起做手工。那大的很是知情。她見了我。總是朝我微微地笑着。似乎含着無限的深情。這樣相見的日子一多。不由得出生出一種愛慕之心。但是總沒有機會和她講話。祇好認爲知心的朋友吧。如此半年餘。恰巧五卅事起。各商店均相率罷市。做店當然也是一樣的。此時我的機會到了。因爲沒有事體。便立在門外。等候她們。五點鐘敲過了。她們果從南邊婀娜地走來。她照例向我點了一點頭。我便趁此也就回轉身去。悄悄的跟在她們背後。她們好像有點兒覺着。走一段停一停。我那時沒有懂得吊膀子和釘梢搭訕的門檻。祇好遠遠地跟着。她們走了兩三次。我幾次三番想過去和她們搭話。但是終沒有這樣老的面皮。一釘二釘。一直釘到寶山路虹口路口。她們才停住腳步。站在一爿煙紙店角上。唧唧囁囁的講了半日。她還不時拿眼睛來瞟我。我到弄得難爲情。便往人多處一鑽。細心留意她們的行蹤。啊。不好。她們走了。我心想。她們走了。不知到那裏去了。只見那小的。從虹口路朝西而去。我找了半日。終未見她的蹤跡。只好悶悶而回。自此以後。她們竟不從我家的門前走過了。有一天因爲有事到江西路。回來剛剛到自來水橋。見她倆亦從橋上迎面而來。她向我深深一笑。我又被她的笑吸引了。不由自知的跟在她們背後。她倆頻頻回頭來看我。我只是沒有這般勇氣和她去接談。後來。由自來水橋而北京路。而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五馬路。一直到愛多亞路洋涇浜。她們已穿過馬路之南去了。等我要過去時。却已被一輛可惡的汽車攔阻着。再要尋她們。早已不見了。沒法。只得悽悽而回。現在事隔年餘。芳蹤杳然。迴想當年形影。能不教人傷心啊。(完)

糊裡糊塗的一打

(小糊塗)

- 看隔壁戲弄得紅眼睛 糊裏糊塗
- 告化子向紅頭黑炭討銅板 糊裏糊塗
- 甲乙丙釘着廣洋傘 糊裏糊塗
- 接財神接看荷多少 糊裏糊塗
- 領家老坐汽車兜風 糊裏糊塗
- 搭電車木頭香面孔 糊裏糊塗
- 登坑忘記帶草紙 糊裏糊塗
- 打野雞弄得生楊梅瘡 糊裏糊塗
- 撈白龜着仙人跳 糊裏糊塗
- 同小先生偷開苞 被七十扇開條斧 糊裏糊塗
- 又麻多抓兩隻牌 糊裏糊塗
- 這是一篇稿子。編輯先生不替我登出 糊裏糊塗
- 編輯先生看見這篇稿子。一定要說鄙人自己 糊裏糊塗

做了一次娘舅

(膽小博士)

做博士有個朋友。在某律師處做交際主任。上月廿二日。恰巧是生代。(英語)這一天晚上。他在我家又麻雀。又到十一點鐘的辰光。他要打發回府。做博士橫動直動。叫他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府。我只得讓他回府。他就乘了十八路的無軌電車。到兆豐路跳落。一直朝北。至兆豐樓榮館轉彎。剛剛走到澄衷中學的後面。突然之間走出三個人來。一人頭戴銅盆帽子。身穿短打。又一個戴的是打鳥帽子。身著長衫。還有一個看不出他是怎麼打扮。(因爲立在他的後面)那戴銅盆帽子的拍拍他的肩。嘴裏說道。「朋友到那裏去」做友說「到家裏去」說的那戴銅盆帽的摸出一支手鎗來。描準他的面前。那戴打鳥帽的。老實勿客氣。馬上動手。把他身邊的老洋攔得乾乾淨淨。外加一件新做好的呢衫褲。也帶交頭的拿了去。祇留下一身短衫褲。那三個人揚揚而去。後來做友告訴我。我就把他記了下來。



持券无  
一律九折

# 定 預

樣式新穎  
取價低廉  
如蒙賜顧  
曷勝歡迎

本報銷數頗廣廣告之收效自宏如荷各界惠登告白取價極廉請即見示俾便隨時接洽如同文及讀者有

歌  
迎